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二九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十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朱朋孫

長書垂示尤荷不鄙所論爲學之意又足以見雅志之所存也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畧而無所得也今一旦而讀八書則其茫然而不得其要也豈足恆哉願且致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功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功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寸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欲爲沙隨程丈立祠甚善但衰病不堪思慮曲折已報余正父矣幸察之

答周純仁

彼中既有故舊可以相依氣候亦須差勝嶺外又在鄉里遠亦時得親闈安問於理似亦可少安年來時論似亦漸平昨日又聞廟堂一番除拜固不足爲吾道之重輕然於故舊或畧能垂意但在自己分上只合閉門堅坐聽其所爲切不可因此便起妄念徒爾紛紜有損無益也所欲買書偶小兒赴銓未歸已爲託相識置到付之來人數在別紙可自檢點付來楮券殊少不足於用已爲兌數券買去然尚有不能盡買者及所補印漢書不知是要何等紙板樣大小如何其人未敢爲印有便子細報及當續爲印也閑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併讀得許多似此專人來往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燥

熱藥亦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
所以養心竊恐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寧
靜閑退之意勝而飛揚躁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
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之患矣

答周純仁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止既成萬物也本義云云
某竊謂止言六子用文王八卦之位者以六子之主時
成用而言故以四時爲序而用文王後天之序下言六
子用伏羲八卦之位者推六子之所以主時成用而言
故以陰陽交合爲義而用伏羲八卦之序蓋陰陽各以其偶合而六子之用行所以能變化盡成萬物也伏羲
八卦則兌震以長男而合少女艮巽以長女而合少男

皆非其偶然故自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皆別言六子之用故以四時之次言之而用文王八卦之序下則推其所以成用於陰陽各得其偶故用伏羲八卦之序若上用伏羲卦次則四時失其序下用文王八卦則兌震艮巽皆非其偶矣伏羲卦序與今卦序不同不知是孔子創爲之而作序卦耶抑自文王周公繫辭之後已更伏羲之序如此而孔子特以序卦明其義耶

伏羲自是伏羲卦序文王周公自是文王周公卦序

答周南仲南

往歲湖寺雖嘗獲一函而病冗不能欵扣餘論後乃得見廷對之文切中時病深以歎服益恨相去之遠不得會聚

以講所聞也茲辱惠書又見季通具道遊從切磋之益深
以爲慰比日雪寒德履佳福熹頑鈍之學晚方自信每病
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
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
是以前者旣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旣爲所欺而復以
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
舍其舊而新是謀哉來喻許以所疑下詢幸甚大抵聖賢
之言已是明白真實說盡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
致詳使其句內無一字之不通則其道理無一毫之不察
矣切不可爲人大言相誑如九方臯相馬之說者而妄意
馳逐於言語之外也方賓王每書來說得道理儘有歸著
知與遊從可謂得友恐今已歸嘉禾也周叔謹行草草附

此不能究所言政遠切祈珍重

答周南仲

承喻教學相長之意尤副所望但爲學之序必先成已然
後可以成物反復來示似於自己分上未免猶有所闕恐
不若且更向裏用工也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
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
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
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
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
又却低徊前郤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
肯待人恐不免但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
地也何程二君能招致之甚善甚善來書已報之矣何兄

書中問及三事雖未要切然已是能著實講究若更精進
未可量也後來之秀未見有能勇往直前探討負荷以續
傳道之脉茲爲可歎耳

答周南仲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母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
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
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
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
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
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
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答周南仲

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掩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掩其惡而卒不可掩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答孟良夫

獻

示喻爲學之意甚善但伊洛垂訓以持敬爲先此要切之語若不於此處立得根本即讀書應事思惟計度徒成紛擾卒無歸宿之地若能於此用力則動靜之間無適而不爲學矣有書數冊託茂實送學中與諸生共之能往一觀當有益也聞當路有奉薦者足見公論之不泯甚慰然更深其本以湏時用乃所望耳

答許生

中應

去歲薛象先過此極道左右賢德令聞之美甚恨跼伏無
因緣相見今者乃承惠書一通反復讀之益見所以求道
鄉學之意深以爲幸至於稱引前輩比擬非倫則有所不
敢當也左右以應舉覓官羨名好事之學爲不足學而欲
講乎義理以求脩己治人之方固已不繆於所趨矣夫道
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旣深得之而慮後世之
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
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
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
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已矣來喻乃謂讀書遂於文
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已之實則愚有所不知
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蠭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

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
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
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脩己
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
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
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
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
自一同一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
不安者彼旣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
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寧有
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夫中庸之言正謂
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

乎隱微而忽畧其顯著也若如來喻則人所共見之處間
斷多矣而曰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爲好高欲
速之尤者也至如孟子所謂非義襲而取之文義本自分
明而今學者未嘗細考但據口耳相承以至施安失所者
蓋十人而二五也既勤下問不敢不盡其愚然亦未暇詳
究其曲折幸深察之當否俟報也近至富沙見陳守舍人
說及建閣藏書事欲以記文見委而未得其詳今收張卿
元善蔡兄季通書備見首末偶數日脚氣發作不能飲食
而右臂亦痛至不能親執筆憊卧支離口占布此知代期
不遠他日病起草得記成當因薛鄉轉達代者或同官中
必有能竟其事者但恐文詞鄙俚議論不同未必可用耳

答章季思

康

辱書具悉雅志大抵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
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
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
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答顏伯奇昆仲持招

聖門設教具有科條持守講習要當各致其功無所偏廢
而不使有頃刻之間斷焉則當有以自得其趣矣

答杜叔高

蔭

往歲辱訪於湖寺且以佳篇爲贈讀之知所志之不凡然
恨去國忽忽未得從容罄所懷也茲辱枉書并寄兩論詞
意竒偉則所以知足下者益以深矣顧念頃與仁里諸賢
屢講此事尚多未契足下必已聞之若以愚言爲是則固

無今日之辨若以爲非則又何以見語爲哉聖遠道晦人
心頗僻險詞怪說雜然並起不憚於誣天罔聖詭經破義
而務以適其利欲之私自非剛健明哲之才確然以勝私
復理爲已任者鮮不惑焉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其兆已見
於此甚可懼也足下試以愚言思之反諸其身而驗以聖
賢之明訓必有以得其本心之正然後可以燭理揆事而
無不合母徒苦心勞力爲此附會穿鑿而卒以陷溺其良
心也

答杜叔高

示喻克己之說甚慰所望道理分明本如大路聖賢又如
此指示提撕不爲不切今人都不理會却別去千生萬受
杜撰百般胡說亂道於自己分上了無分毫利益只可誑

嚇他人然亦只誑嚇得不識底人若被識道理人旁邊冷
看成甚模樣此區區所以於前日面論之際不能不失笑
於賢者之言也今承來喻乃知後來思之有得力處此又
見賢者資質本自過人但從前本欲誑人却反爲人所誑
今日一聞逆耳便能發晤於心不易得也然克己固學者
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
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根凡是以
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不但輕躁二字也辛亥相會想
極欵曲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向使早向裏來有用心
處則其事業後偉光明豈但如今所就而已耶彼中見聞
豈不有小未安者想亦具以告之渠既不以老拙之言爲
嫌亦必不以賢者之言爲忤也

答程珙

示喻正名之說胡氏所論固有未盡然其大義謹嚴而聖人之妙用變通又自有不可測者不可以私情常識議其方也如以爲疑則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姑置此而議其切於吾身者焉可也

答王南卿

烹方幸閑中得與一二學徒整理舊書而忽蒙恩收用雖實衰老不敢以遠爲辭但恐迂踈議論多與時背一辭不獲比已再上傳聞諸公亦無相彊之意計必得之矣萬一未遂則又未知所以爲計也示及隊圖雖不知兵然頃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儒皆所未言唯友人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肯合今得此書乃知

前輩已嘗用之而有効矣是其可傳無疑也跋尾所論皆精當卒章辨荆公事則恐未然家有荆公與襄敏公手帖數紙見當時事若非荆公力主於內則群議動搖決難成功但是後來襄敏見其他政事多出於聚斂掊克之意故不免有異論耳若論熙河之事則二公實同心贊無異說也幸試思之恐須畧轉換過乃可取信其帖今錄以上呈荆公政事固多失然此一事却是看得破也

答王南卿

長沙除命深感上恩但老病衰懶昏塞廢忘恐不能堪一
道之寄而再辭不獲上語丁寧伏讀惶恐遂欲起拜而鄙
意尚有少疑又苦足疾未容拜受遂旦宿留更須旬日可
決去就萬一可往不知老兄能一乘輿相過否所欲扣者